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  
第六十五回 抱衾稠俏婢擅專房 論家事私心先固寵

話說陳小儒聞方夫人相請，即走了過來。見方夫人梳洗已完，坐在房內同賽珍小姐吃早點心。小儒道：「你們今日起身得好早，多應有件事呢！」賽珍忙起身讓坐，小儒道：「我也隨便吃些罷，省得到外面吃去。」小丫頭即移過坐位，送茶設箸，夫妻對面坐下同食。吃畢，漱了口，小儒便問道：「你叫小丫頭請我，有何話說？」

方夫人即叫紅雯等退出，笑吟吟的道：「請你人人過來，並無別故。因係大人的大喜，一則道賀，二則特地奉告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說的話，令人不懂。好端端，我有何喜事可賀？縱有喜事，何以又要你告訴，究竟什麼事？何妨請教請教。」方夫人道：「你先慢問是何大喜，且問你告訴過了，你可行不行？」小儒大笑道：「你的話說得益發胡塗，我有喜事，怎麼你又慮到我不行？真正牛頭馬嘴，不知是那搭兒。」方夫人道：「然則我說出來，你是必行的。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不可我說了，你又改變。」

小儒聽了，猛然省悟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說的莫非即是昨晚沈姨所說的話麼？」方夫人道：「哦，沈姨真個嘴快，已經告訴過你了。你既知道，何以猶假作不解？你看這件事，可不是你的大喜。」小儒正色道：「你別要鬧笑話了，昨晚沈姨告訴我，只當你們一時的戲言，那知你果然真有此說。你設身處地代我試想，我如無子，即討個十房八房，沒人物議。現在兒媳成雙作對，侍立跟前，轉眼大媳婦生下或男或女，你我即是抱孫子的境界來了，還做這些不尷不尬的事，真要笑煞了人。若說少人服侍，有了沈姨。況且沈姨又生了兒子，更外不合做這件事。雖然多承你的美意，我只好心領罷了。」說畢，站起身向外就走。

方夫人忙止住道：「行與不行，且待我的話說完，何必急急要去，難不成坐在這裡就硬降住你要行麼？」小儒無奈，復又坐下道：「非是我一定要走，實因你們無故的尋出些事來胡鬧，叫人聽了煩惱。」方夫人笑道：「我們說的話，均是不經之言難入尊耳，姑且置之勿論。我卻有一言，要動問你大人個詳細。你平時常自負一生，由讀書以至出仕，又由縣令擢升封疆大吏，無他長處，只有上不欺君父，下能體貼人情。所有你上不欺君父，我深為佩服，實係不虛。至於下能體貼人情這一層，竊恐未必。」小儒笑道：「真正今日被你纏的，不得清白。忽然又發起大議論來，叫人萬難揣摸。即如尊言，倒要說明我何以不能體貼人情？」

方夫人道：「大凡能體貼人情者，必當無微不至。甚至出以處世，入以處家，下而至於輿台僕隸，婦人女子，當無所不用其體貼。若時時和我起坐，較他人尤為親昵者，更宜體貼得加倍入情方是。我將才勸你收納紅雯，亦為體貼人情上起見。沈姨嫁到我家數年，毫無過失，人所共知，並非我私心謬贊。如今又生了森兒，更非新來的時候可比。而且沈姨家世本屆清白，書香後裔，不過他父親不能讀書，做了買賣，也不是那低三下四人家。沈姨因感你究辦祝道生，代他彰雪名節，又救脫了他父親的無辜訟累，他即立志不嫁他人，甘心來給你做妾，報答你的大恩。論他家的門楣，雖不能仰攀富貴大族，也可配個好好讀書之家子弟，何至到我家來低頭作妾，伺候你我。你每歎許他立心高尚，人品端方，叫我們不可輕視他，這卻是你體貼他的好處。殊不知是人誰不望上，他到我家來做偏房，乃出於他的誠心，而今既生了森兒，他亦想做人了，惟有望你抬舉他。好在定例，妾生有子，准其封贈。你果真體貼他，代他請下從五品誥封，從此即可揚眉吐氣，不枉他來報恩一場。你雖說抬舉了他，他乃明道理的人，見你跟前並無三姬四妾，必至仍照常的要伺候著你。若叫小丫頭們替他，小的不諳事件，大的又不便當。外人看起來，猶是姬妾一般。就是這班丫頭們，也看他不起。所以我勸你收了紅雯，沈姨這一番責任即可交卸於他。你若如此做法，方為真心體貼。」

賽珍小姐也笑著在旁接口道：「娘的說話，絲毫不錯。並不是為的紅雯，全為的是姨娘。況姨娘來了數年，上下人等無不稱贊賢淑，目下又添了兄弟。即那初來的時候，待女兒們亦復週到。父親就代姨娘請了誥封，免了伺候，也是應該的，並不過分。」

小儒聽了他母女的話，便立起身在房內踱來踱去，徘徊了半晌道：「你們的話，未嘗無理，我總覺不可。無奈旁人不知就裡，若以外面而觀，都要物議，我又何苦來呢！至於代沈姨請封，我亦久存此意，明兒就去與在田說知，給他做下了，也算體貼他來此數年辛苦。你們若慮我沒人服侍，由今日起，我決不要人伺候何如呢？」說罷，便匆匆出去。

賽珍道：「『父親連年還是這般執一的性格，他說不行，隨便怎麼，總是咬定牙根不改口的。』」方夫人搖手笑道：「你別認錯了。初時那正言厲色的形容，倒是不行的。以後聽我說出沈姨娘一節苦情，他沉吟了半會，即是他意中可以通融，口內一時轉不過來，不好說才不肯行，忽然就肯行了。此乃他生平的行為，我屢試屢驗的，不信你看。我明日叫人打掃屋子，選擇吉日，代紅雯收房，他再不似今日這般絕決的了。」

母女兩人正在講論，恰好蘭姑也走進來，詢問這件事的消息。方夫人對他說明，蘭姑亦甚為歡喜道：「昨晚我試探著老爺的口氣，他那般咬釘嚼鐵的不行，還說我怕服侍他。是我衝挺了他兩句。今早太太說了他，一般也行了。少停倒要問他，難道單對我洗清的麼？其實我勸他收了紅雯，不成還妒忌他麼？老爺真看錯了人。」

賽珍小姐笑道：「姨娘別要歡喜太過，以為有了替身。將來父親寵愛紅雯，不理姨娘，姨娘好準備肚皮著氣罷。」蘭姑亦笑道：「我來了這麼多年，姑娘還不知道我的心？縱然老爺不理我，也犯不著著氣，只要太太顧計我，就是了。總不致太太也不理我，而且還有姑娘呢，亦可替我說句公話的。」說得方夫人都笑將起來，三人又閒話了一會，蘭姑即回房去。

頃刻，眾夫人皆知，都到方夫人房內問長問短，新屋派在那裡，吉期選定何日，再辦什麼筵席，什麼玩意兒請我們？方夫人笑道：「你們不要著忙，到了那日自有安排。若說熱鬧，卻斷斷不可的。我家古怪的老爺，現在怕人議論，還是我一篇大題目，問得他無言可推，才勉強答應的。他尚肯張大其事，叫旁人通曉得麼？不如待事過之後，隨意怎麼擺酒唱戲，大張旗鼓的熱鬧兩日。那時生米炊成熟飯，他也無可如何，只好任我們鬧去。」

婉容先拍手叫好，眾人亦甚以為然。方夫人又道：「諸位太太猶要叮囑諸位老爺，不可同他說笑，只當沒有這件事。並非我收名丫頭給老爺作妾，如此鬼頭鬼腦，豈不惹人生疑？既非來歷不明，又不強佔硬買，何用怕人呢？不知其中有段原由。你們說我離不了紅雯，也是有的，然而其情尚小；拚著我在眾丫頭中揀出一名尖兒，再操心領帶一年半載，即可作副手了。我實因沈姨娘為人甚好，你們是深知的。若收了紅雯，他便可由此出頭。在別人收名丫為妾，毫不希罕的事。若論我家老爺，專在這些聲名情理上考校，好容易被我說行了，只要這兩日有人取笑了他，他回想過來，竟可又不行的。所以我臨時不肯張揚，亦有所為。」眾夫人聽說，都齊聲稱是。

方夫人待人眾散後，即叫上紅雯，告訴他適才的話。又切實的吩咐了一遍，各事要謙和退後，為人宜溫厚和平，敬上恤下，都是要的，方不負我這一番提拔。紅雯聽了，頓時滿面通紅，低下頭微微的應了一聲。心內卻無限快活，暗自喜道：「我就怕的發出去配個小子，要笑倒錦箏、秋霞等一千小蹄子呢！如今太太把我收在老爺房內，我也是一位姨娘了。老爺年紀既不甚大，又是皇皇的一品大員，我雖做他的姨娘，也對得過他們了。」便含羞上前，給方夫人叩了頭，回身到套房裡面去躲著，怕同伙們嘲笑。

連日方夫人也不叫他上來伺候，即命粗使丫頭將套間搬空，打掃潔淨，又上下裱糊得簇然一新。所有房內應用傢伙物件，均照蘭姑房內的陳設。在方夫人意見，是彼此沒有輕重。又傳話外面，悄悄的喚了幾名成衣來，趕緊做就十數套衣裙，自己穿不著的衣服，揀了若干出來，一齊給了紅雯。又代紅雯添置了幾件首飾。將房內一個半大的丫頭，名叫雙喜的，給紅雯使喚。

各事齊備，便擇定四月廿六日，天喜良辰，代紅雯收房。是日雖不驚動外客，住在一處的眾位夫人，及外面王蘭等人，皆備下酒席。內外家丁僕婦們，俱各有賞給。閒文不提。

直待到廿五日晚間，方夫人方對小儒說了，即扯他至新房來看各物。原來是一順三間套房，兩明一暗。院落內也種了些花竹等類。對面又有小小一間，一條夾道，另有門從方夫人正房窗下出進，即不由正房內的門出入，以備早晚便當。

方夫人笑對小儒說道：「你細過一過目，可薄待你新姨娘沒有？我自信這起差事，辦得調停。你是那裡來的造化，竟沒費一點

心兒。你怎麼謝我呢？」小儒亦笑道：「我倒好被你坑死了，捉弄得我不能見人。者香等人知道，必然百般打趣。我不怪你儘夠了，還要謝你，可是沒有的事。你只好叫沈姨謝你，你體貼他卻是不錯的。」

方夫人笑道：「呸！我怎生坑了你，替你討小老婆，並非代你乾下無法無天的事，你怎麼不好見人？你見人家鑽牆打洞的要討個妾，正室各種吵鬧不行是有的。沒見我這個爛好人，姪著代你討妾，還要被你說這也不好，那也不好，不是我害了失心瘋了麼！你真個不要，我明兒隨便送那個去，有我家紅雯這般人材，還愁沒人討麼？他們尚巴不到手呢！別要過了明日，仍說不好，那可挽回不來的，趁今兒說明白了。」小儒笑道：「罷罷罷，又引出你的嘮叨來。」說著，樓脫衣袖，大踏步出房去了。

這裡方夫人俟人靜以後，又叫出紅雯，重訓誨了一頓道：「從此你有了歸著，不比當丫頭的時候，凡事宜守著規矩，不可妄行一步，妄言一句。第一要與我爭口氣，日後你生下男女，我也抬舉你出頭。況老爺為人，你是知道的，待下極寬而有恩。只要人勤慎，老爺都是喜歡的。你不要倚著寵愛，無事生非，即負了我同沈姨娘一番美意。再則老爺本不肯收你。我和沈姨娘從中再四懇，方才應允。沈姨娘生性忠厚，你凡事要敬重他，學著他做人。每見人家姨娘，聽得老爺又要討妾，生恐人來分寵奪愛，就是嫡室與他都沒生過，還要設法阻撓，何況他已經有子。誰知他並不妒忌，比我勸老爺尤其懇切，甚至為你都碰過老爺釘子了。也不過因你是我貼身得用之人，是仰體我的意思，可見他的居心，是人人都不可及。『你別要存心與他一般高下，想欺負他，那我可是不依的。你也不是個胡塗人，無須我深說，自然明白。』」紅雯道：「太太但請放心，丫頭蒙太太提拔，恩同父母。太太即不吩咐丫頭，亦不敢負太太的盛意。」方夫人點首道：「若果如此，我自當另眼看待。你去睡罷，我這裡不用你伺候。」

紅雯答應退出，回到自己房中，寬衣睡下，在被內尋思道：「太太待我原沒有說的。我是自幼服侍他的人，今兒又蒙他抬舉，我可不敬重他嗎！況且太太本是老爺的元配宿命夫人，我怎敢比得上他。惟有沈家裡，他無非早來了幾年，終久是個姨娘。現今不過養了兒子，也沒有別的什麼希奇。可笑太太叫我凡事要敬重他，仍要叫我跟他學做人。適才太太囑咐我，不好不應他一聲，其實我心裡氣不過。我未曾收房，我是太太貼身」／頭，他是老爺的偏房，即沒有高下了。我今日也做了老爺偏房，倒比他低下了一層麼？太太說他也苦勸老爺收我，這句話太太這麼說罷咧，我死也不相信。非是我說句自負的話，我的容貌兒，心眼兒，那件不如仙？他靠著在太太面前百般的好，狗顛屁股獻慇懃討太太的喜歡。這也不是什麼難事，我也會做的。只要我肚皮仗氣，——半年也養個兒子，即堵住太太的嘴了。從今日起，他不理會我，我亦不理會他。他若要壓勢著我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到那個時候，縱有太太撐著他腰肋，我也不怕。我還有一句不害羞的話，討太太喜歡都是假的，要討老爺喜歡才有用呢！待我慢慢用著心計，將老爺籠絡住了，不去招睬他，那時才知道我的手段。什麼叫做籠絡，我也不好說的，不過那件事兒罷了。」紅雯想定了主意，方合眼睡去。一宵無話。

次日，方夫人早早抽身來至套間，看著小丫頭們代紅雯穿戴齊全，更覺得人材比往常出眾。打扮才完，早有眾夫人都笑了進來。方夫人忙起身讓坐，紅雯也上前給眾夫人請了安。洛珠先一把拉住紅雯的手，上下細看了一回，笑道：「果然方太太真有眼力，能識得這個寶貝。今兒打扮起來，比那畫上美人，竟不差刊麼！不知老爺見著怎麼疼愛，又怎麼當心坎兒上的肉看待呢！」說得紅雯耳紅面赤，被洛珠緊緊拉住，走又走不開，惟有把頭掉了過去，掙著身子要走。

婉容忙走過來，推開洛珠道：「隨便什麼人，你都要噓噓噓的取笑一陣，不見人家臉都臊紅了。今日他又是個新娘，不比往時，可以答你一言半句。你何苦同啞巴子開心呢！」婉容說著，在頭上拔下一支雙鳳累絲渾金打就的長釵，將來插在紅雯後髻上，即笑對方夫人道：「些許小意思，給你家紅姨娘添補妝奩，卻不要笑話，強如空著兩手。」方夫人道：「怎麼要雲太太賞起物件來，可不要折壞了他。古語長者賜不敢辭，只得權領了。」即命紅雯上前叩謝。隨後眾家夫人，皆有所贈，無非簪珥釵環之類，紅雯一一謝過。方夫人便邀著眾夫人，到自己房內坐著閒話。

外邊廳上，王蘭等人昨晚也都知道了。早起皆著了衣冠，過來向小儒道喜。王蘭道：「小儒這麼一件大喜事，卻思量瞞住我們，是何道理？必當公議他條罰款，我方肯干休。要今日先送我三千支棒香，小為贖罪，不然我定見不依。我也沒有別法，少停晚間，我高臥新房，看小儒這楚襄王，今夜那裡陽台尋夢去。」說得眾人皆鼓掌大笑。二郎忙走近，在王蘭肩頭拍了一下道：「者香要原諒人情，遙想昨夕尊夫人該有所囑的。」

王蘭亦笑道：「你別要嚷，不要你管，隨他們怎麼囑咐過的，我今日都罰定小儒了。拚著他不過那句話兒，他果真割捨不要，我到可以賞收，斷不至夕使新姨失所。想我這副面目，也可配得上。小儒若換了你，我就不敢毛遂自薦了。你本有美二郎之稱，我焉能及得上你。」二郎笑道：「者香又發風狂了，我好意提你，怎生歪纏到我身上來。」

此時小儒被王蘭取笑得坐立不安，便深深一揖道：「萬般多望者香原諒，其中我尚有曲情，改一日容為細述。沒說你要三千支棒香，就是三萬支，也不為多。我頃刻打發人辦去，求你不要鬧罷。」伯青道：「這麼就是了，我們每人三千支棒香。過了今日，再罰他備酒唱戲，補請我們。」王蘭聽了，方沒有話說，又背地叫人送信與從龍。

少停，只聽得外面鳴鑼喝道，家丁上廳來回道：「雲大人過來了。」小儒跺足道：「又是誰送信與在田去的？這一來，都要鬧的各處皆知才罷。我想沒有別人，都是者香促狹鬼做的事。」王蘭笑道：「人家來不來，與我什麼相干？我又沒有叫他去，又何以見得他是來賀喜的呢？平日在田也常來的人，不該他今日高興，來瞧瞧你麼？真正好笑，又怪起我來。我此時屈著眾人情面，不同你鬧，即是十分人情，你別要再引我了。」二郎笑道：「者香不要同小儒胡纏了，小儒快點接客去罷。在田倒好下轎多時」小儒無奈，只得接到階下。早見從龍大踏步走進，見了面即笑道：「恕我來遲，勿罪，勿罪！我實在將才得信的。」便上廳與眾人行禮，坐下道：「我要怪者香，楚卿，你們是早經知道了的，怎麼至今兒才給信與我，一時竟辦不及賀禮，只好後補。幸而小儒這邊，若是外人，豈不遭怪麼！」

王蘭道：「你不要亂冤屈了人，我們也是今早才得信的，亦未曾辦著賀禮呢！你若要怪人，只有怪尊夫人不肯早早給你的信。」從龍道：「何以單怪內子不曾給信，我倒不明白？」王蘭道：「過後你自會明白，此時卻沒有那麼大工夫告訴你。」即將眾人如何議罰小儒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從龍笑道：「我也仿你們的例，三千支棒香，改日吃酒聽戲，我亦沒的說了。」小儒請眾人寬了大衣，即命擺上酒席入座。談談說說，直至下晝時分。

裡面方夫人早叫人請小儒入內，說吉時已至。今日方夫人這一進屋子裡，亦張燈結綵，幾上點了一對百年富貴通齊絳蠟，當中設著兩副大紅繡金披墊座位，地上滿鋪猩紅氈。方夫人也穿了公服，在堂前相待，見小儒進來，便叫雙喜扶出紅雯，先拜了天地祖先，然後請小儒夫妻入座受禮。小儒、方夫人各立一邊，紅雯向上深深四拜，他夫妻各回了半禮。又請出眾位夫人拜見，眾夫人再三止住，只行了一禮。方夫人又命紅雯與蘭姑見禮，紅雯好生不悅，只得忍氣拜了下去。蘭姑忙頂禮相還，口內猶連稱不敢。眾人見禮已畢，府中男女家丁都一齊上來，分班叩見。隨後眾位夫人貼身的丫鬟，各奉主人之命，上來叩見。方夫人即叫紅雯平拜，又吩咐眾人，改日有賞。

紅雯此刻分外滿肚皮沒好氣，想道：「我如今是位姨娘了，這些丫頭雖不是我的人，受他們一禮也不為過。若說我不能受他們的禮，何以起先又叫我叩沈家裡頭呢？當著這麼許多人，先給我個沒臉。」越想越氣，又不好形於顏色。惟有心內暗罵道：「你們這一干騷貨，今日討了我便宜去。改一日，都要你們加十倍的還我才罷。」

小儒見諸事已畢，仍至前廳。方夫人復叫僕婦到外邊說：「新姨娘要出廳，請諸位人人的安。」王蘭等人齊稱不敢，立意的止住。方夫人便命擺酒，邀眾夫人入座，叫紅雯合席遞了酒，又賞了他個座頭，在末席坐著。前廳眾人亦入了席，小儒主位相陪。內外直飲至二鼓以後方散。

家丁們拿著一對手燈，送小儒來至新房。紅雯見了，起身接入，親手送上茶，一旁低頭侍立。雙喜即退出來，自去睡了。小儒在燭光之下，細看紅雯，果然姣美。此時又帶著幾分羞態，分外憐人。兩道細細的蛾眉，一雙盈盈的鳳眼，眉梢眼角又略略吊起分

許，竟是宜笑宜嗔，面若帶紅的菡萏，口如半熟的櫻桃，腮邊兩個微渦，雖不笑而亦生情。柳腰瘦小若臨風，蓮瓣輕盈以貼地；縱非傾國傾城色，也算多嬌多媚人。

紅雯俟小儒吃了茶，接過茶鍾，便伺候小儒寬了袍帶睡下。自己方對鏡卸卸簪珥，脫去外蓋大衣，換了睡鞋，同人羅幃。此夕小儒與紅雯備盡綢繆，說不盡的恩愛。

次日清晨起身，紅雯又服侍小儒淨面漱口，穿上外服。小儒見方夫人房門未開，便一逕到前廳去了。紅雯始喚進雙喜，伺候他梳洗。方夫人房內丫頭，也刀：門出來，喚取茶水。紅雯即入內請問早安，又到眾夫人房中去走了一趟。眾夫人即過來問方夫人，怎樣補請大眾？

方夫人笑道：「諸位太太竟著急得很，多分昨夜睡都沒有睡穩，生恐我哄騙你們，過了吉期即不打算請你們了。不知我早定下主意，我想請人不過盛席唱戲，最為鬧熱。一則忙人，二則看慣了戲，也沒甚意味。不如目下鱒魚正在上市，昨日雲人人又薦了一名廚子來，是蘇州人，極善烹調。他的熏炙鱒魚膾，尤其精美。明兒吩咐他買幾尾頂大的鱒魚，配上數樣清淡的菜，將那上陳的女兒酒預備兩壇，仍在留春館內起坐。再叫兩名女說書的來，對面彈唱，我們或鬥牌，或著棋，各聽自便，似覺清雅些兒。橫豎我備著酒戲的使用，決不討點便宜，可以多玩這麼幾日，你們的意見，以為何如？」

眾夫人未及答言，洛珠先極口叫好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，就這麼著，誰人不依，即罰誰的東道。」眾夫人聽了，亦同聲稱善。

婉容笑道：「柔云何以見得我們不依，這般喉急，做什麼？」方夫人即叫小丫頭，傳話廚房準備。

來日眾夫人齊至留春館中，女說書的上來請了安一旁坐著彈唱。眾人各隨意取樂。午飯時，擺上一大盤鱒魚膾，果然比舊制新鮮適口。晚間直到更鼓方散，如是一連聚飲了四五日。前廳王蘭等人，亦鬧著小儒，補請了他們幾日。每日都請了從寵過來。

席間，小儒即重托從寵代蘭姑請封，又交千金與從寵，作部裡的料理使費。

隔了半月有餘，早奉到部文，恰好這日是紅雯的滿月。方夫人復又擺酒，請眾位夫人與各家親友內眷。若論紅雯滿月，斷不如此熱鬧。方夫人因蘭姑請了誥封，乃是他平生第一件大喜事，須要熱鬧一場，使人眾皆知。

蘭姑今日穿著五品命婦服式，愈顯得沉靜端肅，先拜了神祖，然後拜見方夫人等。方夫人即叫紅雯向蘭姑叩頭，反是蘭姑一把拉住道：「好妹妹，不要鬧我了，我們本是姊妹，有何分別？」遂彼此對福了兩福。眾男女僕婦，亦上階行禮，各有賞給。方夫人便吩咐人眾道：「你們嗣後一體改稱奶奶，有不遵我說話的，當時攆逐。再則從此府中一切大小事務，我都委了如奶奶辦理。你們有什麼事，只要去回奶奶就是了。若有藐視不服的，亦立刻處治。你們大眾，可聽清了？」眾僕婦齊聲答應退下。

方夫人又請了伍氏過來，一同起坐。伍氏謝了又謝道：「我女兒蒙太太高厚深恩，怎生圖報？即是我夫妻，也感激不盡。」方夫人笑道：「伍老太，你別這麼說。你家姑娘為人賢淑，人所共知。這幾年實在又屈抑了他，不過借此聊以酬答，也不算什麼。」伍氏忙道：「哎喲喲！我的老太太，你就是這句話，不獨我女兒，即愚夫妻亦當受不起。」對面謙遜了一會，即邀請人眾赴席。又留著眾家內眷，用了晚酒，方各自回去。方夫人即將各處匙鑰，以及內外應用的賬目，全行檢點出來交與蘭姑。嗣後府中各項事務，均歸蘭姑一人管理。此等閒文，不須細說。

單說紅雯回到自己房內，直氣得柳眉倒剔，杏眼圓睜，連聲嗟歎道：「真正我萬分背晦，連鬼都不如了。好笑太太，竟抬舉得沈家裡甚重，叫老爺代他請封，又叫家人稱呼他奶奶，若有不遵的，還要攆逐。又把府中各事，交代他扒掌。到底沈家裡有什麼十大功勞，還叫我叩他的頭。何以又看得我甚輕呢？我這口氣，使我怎生捺得下去！罷了，我若不將沈家裡擺佈出個樣子來，除非我死了，才得罷休。」此時雖是五月天氣，因節令早行，十分炎熱。紅雯在席上多吃了幾杯悶酒，復狠狠的受了一頓氣，覺得香汗直淋，一時難止。便叫雙喜去提了水來，服侍他洗澡。又將竹榻安放在院落當中，打開頭髮，臨風通頭，雙喜侍立一旁打扇。

小儒俟前廳散了酒，亦回後進在方夫人處，稍坐了片刻，即向紅雯房內來。小儒自收了紅雯，這一個月中，都在紅雯處歇宿。也曾到蘭姑房中去過，蘭姑生來天性好靜，當未收紅雯以前，本應該他服侍小儒，以盡姬妾的職分。而今有了紅雯，正好推托；又因現在請了封誥，復接領了方夫人向來管理府中的一切重任，倍宜端重。每次小儒要在他房內住下，蘭姑必婉言回卻。至於方夫人處，起初蘭姑進門，方夫人即不容小儒在房裡歇，日前又討了紅雯，更無須交代了。

小儒亦樂於在紅雯處歇宿。紅雯為人柔媚，他又居心要籠絡小儒，牀第間百般恩愛，枕席上萬種綢繆，把個小儒逗引得蕩魂銷魂，以為漢武帝之溫柔鄉，不過如是爾爾。大凡人生，誰不貪色慾？小儒惟有不肯鑽穴逾牆，若是自己妻妾，焉有不喜愛的。他又非王蘭、二郎等人可比，他們是久慣風情，視為平等。小儒雖然有妻有妾，皆是名門世族之女，盡其夫婦之情而已。若紅雯曲意承順，閨房之樂，無微不至。紅雯又是個解得風趣的丫頭，仗著幾分姿色，加倍的修飾動人，甚至眉目之中，多能顧盼通情。沒說小儒身所未經，目所未睹，好似耳朵裡平日都未聞人道過。今一旦領此滋味，覺天下之大，莫有過於紅雯了。所以小儒競視紅雯如性命一般，恨不能終日行止坐臥，一刻不離。

紅雯見小儒已入迷圈，全副心肝都被他籠絡得牢牢切切，不至走脫。反各事侍寵驕傲，或喜或嗔，或親或遠，好叫小儒把握不定。始則小儒不肯拂他的意見，繼則又不忍違他的情性；心內有了那不肯不忍的兩層念頭，以至小儒每事倒將就紅雯起來。

小儒進了房，見紅雯在院落內納涼梳頭，便挨近身坐下，笑道：「你洗過澡了麼？」紅雯的頭髮已經梳通，即叫雙喜代他盤起，又舀了熱水來擦洗了手。將雙喜手中的扇子取過，親自與小儒扇著道：「我洗過多時了，你可洗過沒有？我叫雙喜兜盆水來，服侍你洗澡罷。你如果嫌費事，即澆抹著身子也罷。」小儒道：「今日天氣不甚過熱，不要洗罷。倒是靜坐著，趁著風涼最好的。」雙喜聞小儒不要洗澡，便送上兩鍾茶，放在竹榻旁一張小幾上，即回到自己房內，關了門洗澡去。

現在雖然沒有月色，恰喜迴廊上掛了四盞水玻璃燈，一齊點著，照映得院落內如白晝相似。小儒見紅雯頭上隨意盤了個鬆鬆的髻子，插著幾朵素心蘭花。上身穿件白蟬翼紗湖色鑲雲對襟汗衫，內襯火紅官紗繡金抹胸，下著水綠一色寬鑲暗花寬底紗底衣，束著一絡鵝黃回纜，腳下穿著淡紅練羅平底鳳頭便鞋，愈顯得肌理玉映，嫵娜出塵。把小儒直從心眼兒裡愛將出來，笑咪咪的，目不轉睛望著紅雯好半晌。

紅雯抿著嘴，笑道：「你不認識我麼，好端端的，為何只管看著我？看的人怪不好意思的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我看你，是愛你這一身打扮，再配上你這般人材，真是無處不宜，無處不好。」紅雯笑著，將頭扭過道：「我不信你這些假話，你別要哄我。既說我好，你看我與奶奶比較起，誰好呢？」小儒道：「你與他各有好處不同。他好在端莊，你好在流麗。」紅雯點點頭，又道：「我與太太比較呢？」小儒道：「那可差得多了。太太乃大家女子，專在沉靜婀娜上取法，又非在美字好字上著重了。」紅雯笑道：「然則太太、奶奶還是比我好了。」小儒道：「並非比你好。你們三個人，皆是一般的好處，其間各有所取，不能一律而言。說出來，你急切不得明白。」紅雯道：「我怎麼不明白呢？太太的好處，我也自知不及，他是世代官宦家小姐，而今又是一品誥命夫人。我原是個丫頭出身，縱有萬般的好處，怎生比得上太太腳跟？我不過故意問著你玩罷。若論奶奶為人，你說他好在端莊，我也相信得過的。不是我說句罪過的話，可惜被太太弄壞了他，未免美中不足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怎麼太太弄壞了他？我倒不解你這句說話。」紅雯道：「說也無益，若被太太聽見，還只當我妒忌他呢！」小儒道：「出自你口，入於我耳，又沒第三個人聽見，太太怎生曉得呢？難道我把你的話，告訴太太去麼？可不是你多慮了。」紅雯道：「其實告訴了你，是沒用，你又做不得主。既然一定問我，告訴了你可不訥：對人講呢！」遂挪一挪身子，挨近小儒耳畔說道：「將才太太當著眾人，交代奶奶一切家務，你是親眼見的。太太當了數十年家，上下人等毫無怨言。沒說太太委係公正無私，即太太有所偏袒，這一班內外家丁也是敢怒而不敢言，此乃人之恒情。現在臨到奶奶主持家務，雖有太太吩咐過了，這班人皆是口頭答應，未必心裡肯服。奶奶若辦的好，毫無話說，如稍有偏枯不勻，你聽著罷，人的嘴都要說歪了呢！並非奶奶有意做錯，古語君子尚有三差，奶奶又是初次當家，遇事都有些羞手縮腳，人不原諒奶奶是無心之錯，要說奶奶才得了志，即有意克削我們。又不是除了太太，就非奶奶不可。我說句自負的話，我自幼跟隨太太，

眼睛裡見的，耳朵裡聽的，不比奶奶好些？每有小件事務，太太即叫我去辦。譬如今兒太太把家務交給於我，我都不敢接手，何況奶奶猶不如我呢？還有一說，我在太太身邊多年，人知道那些不能行的事，即不來瞎碰釘子了。現今換了奶奶，又知他是生手，好歹都要來回這麼一聲，看奶奶如何發落，就如考試著奶奶才情一般。奶奶來了這幾年，人都稱贊他賢德，待下有恩，因他不是當家人，各事都不去預聞，只有遇見疑難的事，還要原諒一句，所以人家即見得他好了。此時接了這當家差使，不要三月五月，包管他即有了怨聲。饒不著太太那樣聖明人，猶有背後議論。時語說得好，世上三般最難事，教書、管獄與當家。我說太太弄壞了他，並非別事，可惜他數年的美名，要因這當家上開除去了。」

小儒聞說，不住的點頭道：「你所慮甚是，不如待我明早同太太說聲，保舉你做名幫辦。若遇有棘手事件，你也好暗中指使。免得奶奶做錯了，被人家怨恨事小，人要說太太委人不當呢！」紅雯聽了，雙手齊搖道：「好祖宗，你饒了我罷。若是太太當著人眾委我接手，那是沒法的事。好好的委了奶奶，還沒見他做錯了一件半件，倘或他行過人的才情，比太太還辦得並肩：有條，豈不是好！明兒你平空叫我去幫辦，分明是今晚挑撥你的了，要想分奶奶的權柄。一來招奶奶妒忌，二來我何苦閒著不受用，去尋著事件操心勞神的呢！我原說告訴你不得，你一定諄諄的問我，又不好不告訴你。可是你才聽了，即要生枝生葉的去鬧。好祖宗，你千萬不要說罷。」

小儒沉吟了半晌道：「那也不難。你不過怕奶奶說，想分他權柄。我明兒著我的意思，去與太太商量，若派你幫力、更好；否則太太另委別人，同他合辦，都隨太太的定見。也不說你說的，可不是沒有你的事了。」紅雯猶自搖頭道：「在我看，還是不說的為是。你若執意要與太太計較，我也不便阻攔。如今我是你家的人，也巴不得府中各事，嚴整的規規矩矩。難不成只顧我的私情，廢府裡的公事麼？我是怕遭人的忌。你若說出是我的主見，那我可要與你沒開交的。」說著，聽牆外早交三鼓。小儒道：「再坐片刻，即有踞水了，我們去睡罷。」紅雯叫進雙喜，收拾了院落內竹榻等物，回房安歇。

次日清早，小儒已醒，翻身坐起，見紅雯猶自臉向外沉沉的酣睡。身擁著桃紅羅袂被，上身露出雪白似的兩彎膀臂，一手托腮而臥，一手搭在簾上；胸前的抹胸，因夜來睡熟褪下了半邊，恰好露出一對粉光玉滑，細軟香溫的膩乳，只好容握；如那帶雨海棠，籠煙芍藥。又想到紅雯昨夜所說之事，四面安詳周至，全沒一毫為著自己私意。他的一顆心，何以這般玲瓏剔透，怪不得太太喜歡，叫我收他作妾。這樣人，我怎麼能不疼惜。

小儒癡癡的想了半會，又不忍去驚醒了他。輕輕的穿齊衣履，下牀走向窗前，隔紗見雙喜業已起身，坐在門檻上，斜披著小衣，在那裡纏腳。小儒不便出去，咳嗽了一聲，雙喜知小儒起來，忙一陣的將腳借胡亂纏好，扣了小衫，開門出外。少頃，提了茶水進來，伺候小儒洗了面。聽得那邊正房門亦開，小儒便由耳門走入方夫人房內。

方夫人也在那裡梳洗，見小儒進來，笑問道：「今日好早呀！」小儒道：「昨晚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躊躇的我半夜都沒得好睡，特地過來與你商議。」便走近窗前坐下，將蘭姑初次不諳當家，恐被人議論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只沒有說出是紅雯的意見。

方夫人點頭道：「你竟慮得週到，我倒一時失於檢點。昨日才將家事交代蘭姑，何能今日即另行換人？而且也沒有別人可以配得上，替我的手。有了，我想紅雯跟我多年，各事還懂得幾分，不如叫他幫著蘭姑，一舉兩便。你道可好不好？」小僧聞得方夫人派紅雯幫理，正中心懷，暗暗歡喜，便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除了紅雯，竟無別的人好幫他呢。」方夫人即叫丫頭出去，叫總管梁明進來，我有話吩咐他。

原來這梁明，亦是小儒家鄉帶出來的人，今年有五十多歲，為人老成樸實，作事可靠。小儒本使他在浙江照應田地，因雙福隨了寶焜前往江西，即叫梁明到南京，派他為外總管，督率一班執外事的家丁。梁明上來，見小儒、方夫人請安，垂手站立一旁。方夫人道：「昨日已吩咐過你們，以後府中各事，均去回明奶奶辦理。設或奶奶有別的事絆住了，你們又要回話，又不能緩的事，豈不耽誤了麼？現在叫新姨娘幫著奶奶，你們有事或去回明奶奶，或回明新姨娘，似覺順便。一切專主，仍是奶奶。你下去，可知照他們一聲。」梁明答應退出。

小儒即起身來至蘭姑房內，說明方夫人派了紅雯幫理家務等事。蘭姑正在籌畫著，自己是生手，怕的做錯了，被家丁們笑話。今聞方夫人派紅雯幫他，反歡喜異常。蘭姑那裡曉得是紅雯暗中的指使，便道：「真正太太體諒我到萬分。我正愁這重擔子挑不起，難得有妹妹替我分擔了去；好得很，妹妹又是熟手，更外合宜。我昨日就想同太太說，怕太太說才抬舉我，即偷起懶來。卻好太太派了妹妹幫我，我真要輕鬆了一半身子。」小儒見蘭姑信以為真，毫不生疑，也笑了笑，便向前廳去了。

梁明到了門房，聚齊眾家丁，囑咐他們適才方夫人所說的話。內中有個家丁道：「梁伯伯，如今府中的事難辦了。昨日太太委了奶奶接管，我們倒喜歡的。奶奶待人甚好，又能體恤下情。今日忽然又派了新姨娘幫理，我們到底回那一頭話是好？平時太太當家，他即做副手，不知太太好招架，反是他難招架，各種挑剔搜尋，又會多心。我們一有了事，或失錯去回了太太，不先到他面前掛號，他就撩撥得六國不安。偏生太太那般聖明，要信他的話。現在奶奶又比太太矮下一層，明說是他幫理，其實即是他獨辦了。奶奶本來忠厚，還肯占他面子去麼？太太又吩咐仍歸奶奶專主，我們究竟先回奶奶去，還是先回他去呢，不是難住我們了麼？」眾家丁正在議論，又聞內裡傳話，奶奶叫梁明上去呢！梁明應聲即往後進來，不知蘭姑喚梁明有何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